



701
48

此語
不謂治天下也
是主之道即
仁政也亦
說入一類一說

增補孟子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棄外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
以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古岡趙大宛錦江氏增補

12
1627
2



門仁18
1627
卷 2止



增補蘇批孟子

詹山蘇 洵老泉氏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氏增補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
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不被澤二句即
不能平治天下也
不行先王之道即
不以仁政也承上
說入一順一逆

會甫去亦比后下

下之一

為政句獨用反跌
方見主筆

上無道揆正不仁
而在高位此句通
節大綱下五句層
層推出乃播惡于
衆之意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

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為通章主腦首三節言非仁政無以為治詩云三節言仁政所當遵惟仁者三節責君當行仁政天之方蹶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四段四節皆以字收繳章法極為整齊二通篇純用借義形主法首節及第五節俱以制器審音陪出行仁政首段收處以徒法陪述善二段收處以為高為下陪為政三段收處以城郭兵甲田野貨財陪無禮無學去政收處以責難陳善陪吾君不能仁政者先王之道也不行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不曰先王之道非先王之道敬語是通篇眼目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此篇是橫擔體首
二節欲人法堯舜

之仁末二節欲人
鑒幽厲之不仁中
間引孔子之言為
上下樞紐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
治民治民賊其民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
蘇云幽厲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起處用逆下申言
處用順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不重景公順無道
之天只重文王能
回有道之天如耶
之句為一章轉振

之其字便自取
意

齊景公曰既不能合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
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
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如仁
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
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引孺子之歌及孔
子之言借點出自
取字以起下自侮
自毀自伐真有蜻
蜓點水之妙

引書証自取意

首四句雖是陪起
實是今之諸侯樣
子已為末二節伏
案
此章以今天下節
為主前三節泛論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
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民心歸仁而以必
王動之末二節申
言好仁當速而
以死亡惕之

坤有有卦五

上節就上之感下說此節就下之應上說

民本

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
歸仁，民之歸仁也。此節又進深一層。
為淵，鰍魚者獺也。為叢，鵙者鸛也。為湯武，毆民者
人時事精神鼓舞
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
就欲王翻下
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
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由言暴棄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

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
提開見暴棄不得
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
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曾子問

卷之七

上

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

大意只說二老歸則天下歸耳然用父子二字以擬之便覺奇警

以富國引起善戰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

蘇云正字惡善字夷字惡字惡字

蘇云正字惡善字夷字惡字惡字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四句申說守身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夫節單結事親似絕回顧守身不知專親獨舉曾子正以其平日能守身也舉單結之法

增補蘇氏孟子 下孟

下之十

以格君心之非句
為樞紐上二句引
起此句下又承此
句而言其效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開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歟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

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

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

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蘇云：四句皆後樂
字卻翻作一段其
中正句相乘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曰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蘇云就寇讎字結
簡峻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以欲其自得句為
圭首句正自得工

天下皆自得中妙用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

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

通章俱就水說只末一句照出正意

澗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君子存之句為下四章總旨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蘇云至此文章演開又以兼上四段

兩字作意低徊
兩也字穆然意遠
當年直接尼山一
段深情至今可想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
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

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

後反

蘇子文勢至此欲
絕而之情正爾踴
躍下之引取效之
以証惡得無罪
之語不須聯絡呼
吸自應與能對章
同此只引學射史
更當蓋長于喻者
不迫而切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八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禮未行紛雜皆如此又書出個不成禮樣子來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

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

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不愛人敬人何以見其以仁禮存心不到人恆愛恒敬何以見我為愛人者敬人者層層從上脫出節層層從下繳轉二節懸空立案為下自反地連下五必字正見君子仁禮存心之真切

子禽獸又何難句
一面將橫逆劈開
一面仍以仁禮自
反故下面直接是
故君子有終身致

蘇云又分憂慮作
入與通篇線索天

下有尊人有鄉人
有妄人妄人則禽
獸無人理矣君子
不與妄人校亦不
肯流于鄉人而必
要學聖人此君子
之所以異于人
首二節是敘三節
漸四節五節發明
同道末二節設喻
以足上文

本世高世便為此
字伏案兩賢之德
為同道及易地皆
然伏案

蘇云只用以句
表出禹稷心事顏
子已憐然更不必
說此舉筆見雙
法孟子有文之效
蘇云兩段終上文

何也也適應兩賢
之乃正明其為同
道也
五不孝從輕說到
重連用三不顧養
為下文不得近地
步私妻子正對出妻
屏子戮字危字正對善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

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無矣。非仁無

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

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

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

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

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

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

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曾補蘇批孟子下孟

尚

首句喝起下五句
情致悽惋
上面兩提章子太
句統承兩總結之
作意沉吟自見得
所以與遊之故

上二節敘事末節
論斷上節兩先生
字已為師守伏案
次節假字君字已
為巨字伏案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
生處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
蘇云有承在
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
蘇云其下得可也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
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
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法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
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
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嘲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
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蘇云四語叠見只
隔六字然不覺冗
複是其運筆之妙
處

曾子居武城

七五

蘇云三案前意俱在却不可覺

上節即是下節影子所以求三字包却無限情狀在內今若此三字有說不出此意所以求三字亦然

蘇云斷所引從容不迫不綴

此承上節推進一步三段遞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此節就上節覆說一番語脈緊頂如窮人句來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屨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以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

仁字一章主意大
皆盡于親愛二字
封之固是親愛之
仁使吏治亦所以
全其親愛無已之
仁一封之也二句
一章眼目次節明

其封之故末節明
其或曰放焉之故

故謂之放以上答
清或曰放焉之問
雖然一轉最重見
得不專愛民正親
愛其弟之無已歸
併上節仁如化工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
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兒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偽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其工於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
奚罪焉蘇云長句不滯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
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手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
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
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
謂也

曾補蘇氏孟子下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而于也

翻新出奇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

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

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密以上段論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

之大夫八題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

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

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

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

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

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天與之固天也人與之亦天也天子繼得足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故方幾得透

天字

繼應起處

止機

又正繼天子

又反繼天子

下之三

我民聽此之謂也

此篇是四家文字先以天下與舜舊有虛案但既以為可與則亦以為可取且將以為可奪安知無借與之名文會之實者故孟子特指出天字翻去常說使知天下公器天子即欲與人而不能正以
此天下後世奸雄竊竊之謀此大有功于世教之論也一通篇以天字作骨總是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意萬章就說不能受曲諛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說不能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此是曲諛刺譏手段天與之句通篇綱領中間從天受兼到民受節朝觀一段俱納入天字中未節引書作結亦只以民驗天耳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結過天與之意已盡和堯舜又推舜當堯在時攝相之久至堯崩後人心之歸統始終本未言之見其莫非出于天與之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

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

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

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

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

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禹為主不敘堯舜不可直從堯舜敘起又不可看其從禹說起在禹內帶補堯舜事不漏而實主又極分明真化王之筆

增補堯舜事

三

子伊尹述其事于
周公言其意變化
無方

增補益世
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
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
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徐思曠曰辨論古今聖人無如此章為蓋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靈通括處立于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于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高之心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也子之賢者皆聖人原無庸心亦庸心不得而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相道雖久亦不論矣伊尹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見天子薦亦不足憑總歸于與子下

並舉一代証之總論于古大局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事禹事止言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為例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于天至其子之賢不肯是敘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斷伊尹二節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缺處夾不得敘又在相其章法變化未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亦一毫私心也用不得以天與賢二句為綱首節敘民之從賢從子次節承上節而斷為天意之與賢與子總見禹之不傳賢而傳子本于天意非關德良正意已盡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未引孔子之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二句相應前二節敘與賢與子事以堯舜形禹益後數節引伊尹不有天下以形益之不有天下仲尼不有天下又以引起伊尹前禹益為主堯舜為賓後益為主伊尹為賓仲尼則又賓中賓周公節原借伊周以形益今又借益伊以形周是周為賓中賓益為王中賓伊則為賓中賓此反賓為主反主為賓賓上錯綜法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
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達時所行之正

增在魚打... 不勿也乎...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之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既曰堯舜之道便不是要其承認要字口痛闕要字也此乃掉弄機關之卒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癯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曾甫蘇比孟子下孟

三下之三十三

此章反覆說伊尹無利意之事期章二節詳言正己之事雖然三節詳言正天下之事是案吾未聞二節言其能正天下必無辱己之事是斷未節引書証伐夏之事愈見其辱己所能為樂堯舜之道句為一篇骨子下非其義非其道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使君民為堯舜君民以斯道覺斯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處處跟定堯舜之道來可見其窮之所守者堯舜之道達之而行者堯舜之道何嘗有辱己之事故收虛再綴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二句直應理處為通篇歸結

通章斷案
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百司城貞子者謂其後在末為司城也曰為陳侯周臣者謂當孔子過宋適陳時貞子方仕陳也曰臣明其非癰疽侍人比曰貞見其為賢一句中當時所仕之君後日所為之官人品之賢無一不備而又以後日陪今日用一為字實主又極分明此化也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主顏闔山便非也

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

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

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

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

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

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此段先敘奚去虞入秦事為下文論斷張本

敘晉假道事夾入宮之奇一襯以諫形起不諫正見百里之智處按下段即緊接說轉落

去虞入秦處重頌年已七十筆下文俱動

凡四點皆字兩點實字極錯綜變化之妙直如團花簇錦令人滿目迷離千古奇觀

千古奇觀

此項無干主之事中節敘事未節論斷其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句內看出智字來又從智字上推出賢字來賢智二字是通篇眼目 夫節一智一賢分兩截而智有四段賢却兩段四段中以首段為主下三段總印明首段蓋極形他智以見必知食于才之為汙不諫一段見他智之智而首段去之首段中不可諫先去一段見他知廢之智中首段中知廢公舉秦一段見他知興之智而首段去之秦究之三段雖平列却又以不諫一段為主下二段即從此遞推而出 言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亦未必不為自汙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山 賢自是進進一非諫厚自賢成君賢者斷不出此而四段從不可為智反跌入智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相秦之賢說入自諫非賢者所為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反斷也前四段以第一段為提綱後二段以未一段為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好事者之謬更何處置喙

此節暗伏簡清字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此節暗伏簡任字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

此節暗伏簡和字

此節收處再加孔子也一結便含三聖不足語此意

首句正喻全提集大成也者六句是以喻意解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由上孔子之謂

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

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反字在中間首尾
以不挾相同環

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本說獻子不挾如
從其友之不有其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

家春出而五人之下
有其家却正從獻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

見對面寫照法
一正一反與友不

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

與者兩頭無獻子
之家有獻子之家

之於亥唐也。八云則八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

在中間又一順逆
同環法

以奉則論引來證
不挾似重上半截

然不終於此乃為
不挾之至故連說

直注到其與處上
去可知文章抑揚

之妙

曾補蘇此孟子下孟

之妙

下孟

下之二十七

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此論交友之道以友德一句爲主不挾貴正以友德而不挾貴處至天子友匹夫爲極至前從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遂厝視逐簡御一步進一步通到真之友當然後暢然意滿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爲通篇歸宿本所以貴貴陪尊賢而德也與起處友德相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是以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

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閃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
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
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
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
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

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後舉
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
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
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
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
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欲知士不可往見
之義當知君欲見
士之心用且字跌
八是對面寫法

夫猶是平等召則
即矣是高一層跌
法

賤人一層從上虞
人指出妙于覆車

上文下又添此一
層况乎字乃越跌
語

當仕有職則非市
非草莽之臣以其
官已之則非比以
其多聞以其賢召
之矣未節看似文
外餘波實乃箇中
要指

上節取支盡乎今
下節取友進乎古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
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
以位形位
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
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
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
此四句緊密欲入閉門生出入君子所以不見其為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
也

通篇論士不可往見而不可往見之不可往見者不可往見也前節以言後六節以道言然論
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去禮禮門作通言歸本論禮禮不特論禮者是禮也其論公亦論禮道不
往見之意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小刃一句脫卸

蘇云一句進一

至此却折下用一

語結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
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子墨子曰王何卿之間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
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
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去

從他為字生出成
賊字以折之却又
先以順字觀出賊
賊字

收二句用倒裝文
法

此節言性本善順
之而無不善本節
言性本無惡反之
而後為惡見性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杞柳為桮棬蓋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
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善者必子之言夫
吉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
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

曾卓蘇北孟子

卷下五

三

下之三

非無先體以破告
子濶水之說
告子借水喻性
子亦全就水駁論
最為確切

蘇云三反覆如層
岸岸

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也。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先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孟子曰：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以告子曰兩或曰
陪起今日皆非
何稀盡三說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于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

提出天子并性善
察則指出

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粃麥播種而

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

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

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

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

蘇云以非殊字變
作同字又以同字
變以字一轉精神
妙然

龍子曰一故字
承聖人與我同
類至聖心與
我同類

字類相投之言從
徐視八借粗形情
情味不竭

蘇云反覆比喻及
正意如駿馬下船
正意如建瓴水勢
不可遏只至于心
獨無所同然乎一
句轉筆力萬鈞

為黃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
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大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
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
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
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曾謂此孟子

下之五十五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明人性之善，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無不善處。舜麥二節就物之同引起人之同提出，聖人與我同類，龍子節去又就形之同引起心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心，正見人之不異。二聖而隆才不殊也。通章重一心字起，提明下面曾齊視托總以心理義之同見人性之昌善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

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

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蘇云：情思對照感，既有味郊字牧字，皆死字活用。

地節：山木借喻。

巧起下節伐之牧。

之兩層歸重牧之。

上緊與下幾希對。

看。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

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

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

操存正示以養上之方，上四句懸空說，未句方點出必字是倒裝法。開口無或乎三字，下二節意已在言前無限歎息。

孟子之于齊王既
進見時少而齊王
之于孟子又聽信
不事併進見時亦
寒之時王之不智
又何怪焉下節當
逐一去看
雖與俱學以上是
頑遞法為是二句
是翻弄法
非然也三字王坐
實他不專心致惡
言外神迴氣合便
隱有無或乎王之
不智在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齊之為數
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齊秋通國之善弈者
也使齊秋詢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齊秋之為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
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

二節純轉提撕低
徇反覆要人認取
極有意味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
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
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曾南蘇比卷之二

下之三

可已不已殊非本
心孟子說到此處
直欲為此黃人放
膚一慟矣

以雞犬之放觀出
心之放是借粗淺
處相形下二章以
括形心以桐梓形
身皆同此法

推原意用倒點作
收下節即便起接
用筆靈緊

以愛引起養出善
分出善不善又從

增補在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聚正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首四節反覆推助以明秉彝良心自必舍生取義二道出人皆有之一
句來一節食節驗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來喪失未節而較量輕人自失本心正成人皆有

節相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

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

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

曾南孫比之學

美

下之三十八

善不善分出貴賤
大小又從貴賤大
小分出大人小人

正繳一節反掉一
節總以終養其小
者為小人之意而
養其大者為大人
之意自見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蘇云添出貴賤大小以明
體有貴賤有
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
其大者為大人蘇云兩眼引喻文以後証前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楸棘則為
賤場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
人也蘇云兩眼意一指一揚一抑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
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蘇云此折孟子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
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蘇云用大人結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
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合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黃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設學者亦必志於設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軫兄之臂而

入皆可為堯舜原
重一為字交以形
體自負是不知所
為孟子開口以為
之而已句斷定下
徐行節言堯舜本
不難為子服節教
之為末節使之自
為章內弗為耳所
不為也歸而求之
等句皆應亦為
之而已矣句

奪之食則得食。不糝則不得食。則將糝之乎。踰東家
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
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
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
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
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
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
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
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
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
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

懷利者必去仁義
懷仁義者必須去
利補出于理始備
亦兩節交互之法
利不可言便當言
仁義此比意思從
對面想由但歸重
不可言利一遊故
收處仍用何必曰
利一句繳轉

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收句應前文正以
決言其不可也

鄒與任各國處守
有專責平陸與齊
近為相止輔理效
事中也伏下不得
之鄒得之平陸之根

不成享句分明有季
子不得之鄒儲子
得之平陸之意如不
含蓋不露留在星
虛字中亦方行說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
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
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
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
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
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
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
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蘇云再折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
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
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
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
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晉甫蘇此孟子下益

聖下卷四十三

蘇六總下三段

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祀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

蘇六總下三段齊魯莊
言八疆二段申巡
符之事言賞罰之
權出于天子不朝
三段申述職言征
伐之權出于天子
是故天子一旬單
承土征伐立一案
以起下樓伐之罪

世稱
此節以巡狩述職
為綱首耕省斂帶
言八疆二段申巡
符之事言賞罰之
權出于天子不朝
三段申述職言征
伐之權出于天子
是故天子一旬單
承土征伐立一案
以起下樓伐之罪

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措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

此節先列五霸之禁而以犯禁一句斷諸侯罪案文法與上節同

此章有殃民過制之意而歸重在殃民以斷慎子罪案一戰勝齊以下是進一語身軀不殃民而土地制亦必先王之典况必

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邊羅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

民上未節當道志

且二字便合未必

一戰能勝意語意

仍歸注殃民上去

吾地非不足一折

正見先王定制凜

然可畏

仁者不為解不可

之意已盡更以殺

人句繳轉殃民本

旨持指有力

收句結應制殃民

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

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定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

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曾浦蘇此孟子下孟

墨子之書

貉道句便見二十
取一之法可行于
貉而不可行于中
國兩意俱到下即
兩邊申明
五穀二句是所出
之少無城郭三句
是所費之少惟所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
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
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
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出者少故所費自
不能及惟所費者
少故所取亦不必
多相承遞下一句
收足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

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

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

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吾子道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

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
吾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入也好善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
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
日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
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
讒論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
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
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
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
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
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
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

故字案承上節推
不天意將字與必
凡字相應所以字
總承一氣貫注

曾補蘇此孟子

下之四七

然後知三字就上
文三意看出恍然
而悟光景

盡心由于知性二
句用道知性則知
天二句用順以知
性作上下句間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此四句實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
德結有力
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
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以賢王引起賢士
以見字引起臣字
全用跌宕法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
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
器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
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

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
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
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以凡民引起豪傑
若夫二字為四句
轉振而凡民豪傑
在中間待興不待
興在兩頭筆緊而
活亦一逆一順法

堯補舊抽孟子

四九

申言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轉入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轉入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

通章用也字煞脚俱是點醒語又孟了一樣文法

孤臣孽子是疾疾是德慧術知虛籠處用逆實証處用順

曾南亦也孟子

存

下之五十一

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蘇云一步趨一步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六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

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

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

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

增補蘇批孟子 卷下 十一
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
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
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
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

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
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
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
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
而廢百也

貪者入心之飢
渴也入正意即用
喻意字面孟子多
用此法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

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

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

賢則國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

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蘇云此志字所明白
較深

增補孟子卷下
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
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
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
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請然樂而
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
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
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
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
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

子曰是猶或紕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芒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

糜爛字驅字砌字俱下得奇警

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轉入善意二句

翻案

提細

下世在

增補蘇州孟子
湯好仁無敵

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

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

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

聞耳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

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

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于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

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

隕厥問文王也

蘇云友傳昂

敢句從問風興起
孤獨憑弔漑泉無窮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即借字于作物欲

手妙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開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

二句斷就入命

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蘇公以一句答却說字事亦法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

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中命抑性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

性抑命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

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

有性也命也一類則有命有性何謂初九有力 兩小韻字斬截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苦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

君子以有才為幸
小人以無才為幸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

增補孟子卷之五
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總上跌出下句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應鏡之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
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
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
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
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爲踽踽涼涼在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
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
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
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
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

增補魚抄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魚抄三十一

魚抄三十一

魚抄三十一

魚抄

